



皇明經濟文輯卷四

餘杭陳其慆點輯

同社姚明卿閱訂

財計二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失名

臣幼叨士籍。長厠鄉書。荷卒成於璧水。愧乏報於涓埃。常慮生有忝於明時。而死無聞於後世。深以為懼。念昔漢文帝之時。海內富庶。幾致

刑措徒以戎狄不臣。藩屬不職。賈誼以病瘡且
痲爲之涕泣。況今民貧財竭。師弱刑繁。腹心內
病。風邪外侵。失此不理。恐成錮疾。使誼生其時。
當何如哉。臣無誼之才。有誼之心。懷此耿耿。十
年于茲矣。每以踪跡疏賤。無階上達。頃以會
試來京。伏聞邊塵不清。餉運告病。上勞宵旰
之憂。下費廟堂之議。勢甚急而事至要。於此有
懷而不吐焉。則生有愧色。死有餘辜矣。故寧言

之。而取譟妄僭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緘默玩
視之罪也。伏惟陛下。大天地之量。廓日月之
明。萬分一有可以補裨者。死且不朽矣。臣聞議
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郡之積。以濟之者。臣竊以
爲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卒之需。城守之
具。水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有餘。且天
下之事。每每出於意料之外。設有不虞。曷以備
之。況州郡之吏。間有乘此以射利者。人士騰喧。

街巷聚議耳聞目擊所不敢言是何異剗心頭
之肉以醫眼下之瘡竊爲陛下不取也至於
內帑之藏數亦有限鹽鐵之議蓋亦未務他如
權宜措置間可施行要亦巧取於民終非久安
長治之策也且財之生於天地者無窮而出於
人力者有限先王之政亦惟用天之道因地之
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地卽古之地今
之民亦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於西北而

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
故矣臣愚以爲地有遺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
力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濟兗之地非
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臣嘗榜
舟過之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藝亦多鹵
莽而不精緩怠而不時至於京畿之間亦復如
是徃徃爲之傷心飲泣撫掌深嘆計此度之雖
邊郡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

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貪併於巨室，磽确之地，荒失於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於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人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於此，千金之產，置棄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取息，日出其筐篋以禦外侮，不

待知者，亦決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卽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取一於農，務力其本，大爲一勞永逸之圖。沿邊諸郡，則倣趙克國屯田故事，兼以晁錯募民耕塞下之議，參酌損益。選大臣通兵農之務，兼軍民之情者，總專其

事選京官之識見明達幹理精密者分督其事。段界坵畫區析畝分閱其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於農乘所餘閒課以騎射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兼之坐作擊刺之法視農之勤怠校藝習之工拙會歲收之贏縮以爲刑賞。仍於要害之處列屯之外高築墉垣負墉爲廬。往來之所狹通甬道夾道植樹夫負墉爲廬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卒攻夾道植樹則人便。

於往來而騎難於馳突又於墉外廣植榆棘稍有烽警列營以俟隨方禦之虜亦無自而入矣。借曰失利而入則合各屯之卒守於外發邊郡之卒攻於內內外受擊彼亦安得而善其出哉。臣嘗攷之韓重華之在唐釋罪吏耕邊田歲償官逋四十萬斛又募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軍不病饑寇不爲害韓愈稱之以爲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厥後大臣持其議中國遂坐。

耗俄傾之間。暫作暫止。灼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於腹內西北諸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東南之法。權宜治之。必得如漢之趙過。方信臣。國初之陳修。其人者。分方經理。相原隰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寬稅賦之額。居止而作者。使循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

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直。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藝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於京畿之地。尤在當急。白茅黃葦。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則直沽一帶瀕海之地。悉可耕也。脫脫嘗於近畿之地。

募人耕藝一歲之收可得芻糧百餘萬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計區爲屯度之以里繚之以垣環屯星列周廬棊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以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贏於是寬賦稅以舒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而國勢不尊天下不治未之有

也若夫措置之方規爲之密則必實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爲可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強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又況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變者倚之重者禍或伏焉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之事固未可專委之東南也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此亦其時矣伏望陛下博參羣議獨斷宸衷請舉一隅之地

小小試之。或要而邊關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經畫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如曰。常言冗熟。難於信用。巨室兼併。難於清復。因循苟且。難於振作。雌黃疑似。難於折衷。則非臣所敢知也。草茅踈賤。干瀆天威。不勝驚戰怖慄之至。

西北水利議

徐貞明

徐子徵入諫垣。居無何以罪逐。客有唁於潞水之湄者。見徐子屏居野寺中。讀書意適。無懟色。則數徐子曰。子以外吏一朝列侍從之班。際聖明在上。固希世之邁也。曾不能卑節馴行。效尺寸以圖報塞。迺抱釁而往。將自棄於明時。且子嘗欲乞身以奉菽水。使子亟成其志。寧有今日哉。奔走竄逐。間負國恩。而違親養。忠孝兩無。

當也。子竊爲子悲之。徐子聞言。零淚緣纓。坐客而與之語曰。客之數子。子則悲矣。客亦惡知子哉。子始待罪垣中。首疏西北水利事。水衡當事者迂其言。置不省。子乃撫膺而嘆曰。當今經國。訐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蓋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蓋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

平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又恐其難於遙度也。則又褻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傍海近山之境。相度而經畧之。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之必可行。而猶冀其言之獲售也。欲再疏以請。草具將上。適與罪會。使子得罪稍緩。則疏必再上。或庶幾其言之獲售。使子

不欲再疏以售其言。則乞養以退。當在始疏報
罷之時。寧濡忍以及罪譴。負國恩而違親養。誠
如客言。子則悲矣。客亦惡知予哉。客曰。予聞天
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天子銳意化理。子職
諫數月。卽水利報罷。寧無崇論宏議。可以動聽。
而中當事者之指。迺認認焉。惟冀水利之復行。
亦左矣。且子謂經國訏謨。其大且急。莫有過於
西北水利。則又予之所未解也。徐子曰。禹功茂

矣。而濬畝距川。迺其盡力而終身者。騶孟談王
田里樹蓄。厥惟先務。客惡得以水利而左之。予
將爲客悉其利。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
旱潦者。人也。迺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
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
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
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輦。財賦取給於東南。
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懷杞人之隱憂。尚

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以安土而無饑。迺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蚤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涸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旣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

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

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
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
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
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
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
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
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
流。使霖潦不致汎溢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

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其利四也。古
人之畫地而國也。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
土而宜。民亦設儉而禦侮也。晉之邀齊也。必曰
盡東其畝。以爲戎車之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
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
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
柳。棗栗。旣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
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



原件短缺

游。惰。歸。之。也。蓋。業。農。者。縻。其。田。里。惟。游。惰。之。民。
輕。去。鄉。土。而。易。於。爲。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
游。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
游。民。有。所。歸。消。釁。彌。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
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
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
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
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

缺
百

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
政。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
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
軍。則。春。秋。遞。往。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
補。解。檄。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
近。塞。水。利。旣。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
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
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

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更有甚於今日。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我

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也。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矧以國家之大。而不能使天潢之派。皆飽食而安居。

乎。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於其闕擇人所棄者。官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旣授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雄桀者。不失爲富家翁。卽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

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做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之兼并。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則做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

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其利十有四也。客曰。信如子言。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徐子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

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卽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

則有別山鋪。反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濱。䟽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

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䟽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

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

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

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客曰。西北之人。歲苦水害。奈何利之。且彼宿苦其害。而子驟言其利。其不信亦何異乎。徐子曰。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矣。

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於支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上而爲癰。下而爲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水之害者。卽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剛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澮達於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於水。

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於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廼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徐子曰。客何異于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

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於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䟽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於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

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奈何。目爲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予謂北易。蓋亦有據而言之也。客曰。南北水利。修廢頓殊。亦有由乎。徐子曰。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

以富。秦開鄭國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
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
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溉田四千五百餘
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
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
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
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
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

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
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
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
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卽如東南之
饒。二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
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
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
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

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

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兵戈不試者二百餘年。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輦轂之下。誠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卽畫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秦漢以下。其興利而足民者。獨不能尋其迹。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於江南也。彼其竊據稱饒。偏安致富者。亦不得已耳。迺今國家奚賴焉。其機

固在一旋轉間也。客曰：西北水利，吾固知其舊矣。然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䟽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祇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徐子曰：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䟽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因其

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於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

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鋪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客曰：子論甚悉，然世之疑而不遽行者，亦有說焉。一難於得人，二

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子亦不可不察也。徐子曰：微子言，子亦籌之。夫畏事者，旣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罔功。固矣。得人之難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

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爲
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
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
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
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
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
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穫。於秋。費於帑而償於田。
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於謀。

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穫。繼是有與。
卽以所穫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
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文忠公之言曰。天
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畧盡矣。今欲鑿
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
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
空。審如文公之言。民信勞矣。予謂不必於牧養
斯民之外。而專設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

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功省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槩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於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閱治水利，輒飽吏胥之橐，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

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而謗速。既不槩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怨不叢於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彼小民欲自利而力有所不逮，官爲倡率，豪右從而競勸於其間，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與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矧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爲也。北

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穫。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耻於逸而趨於勞矣。昔張全義起於群盜。其尹

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

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爲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曰。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宜怨讟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廼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熟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

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廼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旣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

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

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遙。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卽。無。力。宜。近。配。者。亦。得。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與。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

而。役。煩。募。民。哉。客。曰。就。子。數。說。尚。有。可。疑。者。捐。生。而。獲。邊。賞。積。汗。馬。之。勲。而。獲。世。職。欲。以。田。畝。之。勞。竝。之。可。乎。力。田。贖。罪。田。固。彼。之。田。也。稅。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而。佐。司。農。之。急。談。何。容。易。子。更。籌。之。徐。子。曰。審。時。度。勢。各。有。攸。當。也。敵。刃。旣。接。軍。功。爲。先。邊。烽。稍。寧。屯。政。急。矣。倘。屯。政。舉。而。邊。地。墾。食。足。兵。強。虜。來。而。應。之。有。勝。算。虜。去。而。守。之。有。長。策。又。何。軍。功。之。足。羨。乎。若。徒。尚。軍。

功。則。忽。內。修。而。啓。外。釁。非。國。家。之。福。也。且。邊。人。之。剽。悍。者。勇。於。赴。敵。其。椎。魯。者。樂。於。力。田。各。以。其。長。邀。上。之。賞。又。何。妨。焉。今。邊。地。久。蕪。師。不。宿。飽。非。懸。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卽。兵。興。之。時。轉。餉。勤。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客。何。疑。之。至。於。世。職。之。法。所。繫。於。今。日。之。邊。務。者。尤。非。小。也。今。之。武。弁。能。因。世。閥。以。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間。困。乏。孱。弱。僅。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

勞。不。忍。遽。廢。則。可。耳。欲。藉。以。練。卒。而。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於。萬。人。之。上。能。以。千。百。人。耕。者。亦。出。於。千。百。人。之。上。其。財。力。智。識。既。足。以。爲。主。帥。之。倚。用。使。之。部。耕。夫。以。爲。勝。卒。又。皆。其。衣。食。安。養。者。心。附。而。力。倍。其。與。今。之。武。弁。困。乏。孱。弱。剝。羸。卒。以。自。肥。固。天。壤。懸。也。子。孫。席。其。世。業。亦。不。至。於。遽。替。卽。有。替。者。又。必。有。財。力。智。識。之。人。代。其。

業而繼其官邊圉之間轉弱爲強茲其大端矣。瀕海之地。國初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關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址尚存日漸圯廢遐想。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冀後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於

瀕海闢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久之田益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爲樂土瀕海有通道卽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於。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國家分兵而屯授之以田統於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屯亦漸廢蓋田授於官兵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駐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承稽覈自詳無隱占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夫富民捐已之貲

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於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卽汗馬之勲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胥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

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諺謂千鎰而家藏。不若銖兩而時入。此尤易曉也。田少而殺。與贖罪而入者。卽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於輸金。則必有僞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繫名於胥監。距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而計之。當不止於三百五十金。

彼既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亦何樂於僞田。增稅。歲以厲已。乎。卽有田僞而稅負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若謂國用方詘。經費之內。歲少三之一。必賴開納以紓其急。不能餘徐以待。歲稅之入。則亦思之未詳也。蓋經費之廣。由於各邊主客兵餉所費爲多。若各邊屯政漸舉。則經費自省。況力田者。得以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於田之所入。其從之固

易。則以力田而應者。比今輸金之人。必且數倍。其願輸金者。仍輸金。不因此而廢彼。二者並行。國用又何患焉。行之積久。田闢而稅廣。費省而用足。則力田之科。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盈。詘於財賄。酌多寡於開納也。客曰。勝國都燕。且百年。虞文靖公之議格焉。未行。我國家定鼎於茲。又二百年矣。通漕理財。紛然建議。而西北水利。未聞舉其議而行者。子何惓惓於今

日也。徐子曰：勝國往事已無足論。虞文靖公之言，既不獲售於泰定，可爲之時及季年，東南有梗，思其言，做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於元事矣。可勝慨哉！今國家承平既久，竭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北之儲，幸外夷之款，貢修內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若駭然而圖之，其將及乎？此予之所以惓惓也。客曰：時信可行矣。然子方以罪逐，宜引咎緘晦，庶幾補過，迺又鼓

舌談。國家之大計，非所謂位卑而言高者乎？是益其罪也。徐子愀然曰：子何言？葵藿在崖谷之陰，見日則傾者，植性之定也。人臣居江湖之遠，憂時益切者，秉義之常也。苟裨國計，卽閭閻尚得言之。矧予固聖天子所嘗置諸左右，而責以獻納者，安敢以一出遂自遠哉！且與客談而私識焉。又何罪也。客於是起而嘆曰：嗟乎！子去矣。其有味於子之言，而冀其復行者。予日望

之徐子曰。是非子所敢知也。然子曩上疏報罷。大司馬譚公惜子言未行。公又自言久歷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開府寓書於子。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減南兵之願。農者惟開府是用。蓋往時塞上少南人。今南人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而未收。與募退而不願還者。皆可驅之爲農。卽數千人呼吸而集也。夫開府抱濟時之畧。而元戎有銷兵之心。廼大司馬公又握石畫

於其間。卽子去。二三同志多是子言。倘有再疏以請者。西北水利庶其興乎。惟國是禪。奚必言之自予也。子曩冀言行遲回未去。適罹茲罪。客謂負國恩而違親養。子亦何以自解。倘人有舉其言而行者。子因得以効其區區。又或予之罪狀久而稍紓。將陳情以遂其私。力耕以奉老親。歌詠太平。竊比於擊壤之遺民。豈不幸歟。客意良厚。子將黽勉於君親間。以無忘客之大賜。

談已。客散。徐子拏舟南去。

伊洛水田議

姜寶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宣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與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臯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爲渠。流入於城。

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矣。至於伊洛瀍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澱孫公。公言不可。蓋其人習於種旱穀。憚於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於栽插耘耔之方術也。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

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興秔稻之利於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卽遷官去八閩矣。洛民每苦糧重。䟽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予嘗爲之請。輕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每嘆之。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比之我蘇松猶爲輕。則爾卽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爲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亦

稍致饒裕。如永寧嵩縣也。糧則稍重。於輸將不爲難。亦何至強聒於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許可也歟。予請輕折而不得。欲興水田以利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爲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爲議。以告後來者。

淮鳳墾田議

張瀚

臣愚伏見 皇上留心吏治。加志窮民。獎賞來

朝官員。則 親發玉音。諭以愛養百姓。慮有

司催科稍急。則 勅下戶部。蠲免閭閻宿逋。致

致講求。惟欲康阜兆民。永固 國本。甚盛心也。

臣智識淺陋。不能仰贊萬分之一。思得往年出

守廬陽。嘗巡行阡陌。勸民開塘蓄水。招集流移。

開墾荒蕪。頗覺有益。又嘗往來鄰境。鳳淮兩府

之間。習見地廣人稀。一望數十里。皆紅蓼黃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則澇。蓋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所取資。以是饑饉頻仍。窘迫逃亡。人烟日稀。曠土益廣。此地界連蕭碭汝穎。皆多盜之區。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招撫流移。在世廟中。業曾專設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浸淫。功不及施。輒復報

罷。臣爲督撫時。因潁州僉事陞任。具本奏荐原任知州姚篚。或註原缺。或另添設。專理開荒。議亦未行。然臣切以關係地方安危。時時念之。不置。近復有以此意白臣者。臣謹以昔時之見。參以今日所聞。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蓋潁州僉事。淮陽副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於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實心幹濟

者。畀之專。勅給以關防。住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頃。卽一頃之利。招一民。卽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卽以開墾地土。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各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專官之責。其效在廣開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

施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潴畜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行地多。則木綿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其次

則招賙流移。夫良民忍棄鄉土。止爲無食耕種。多荒年。宿逋苦追併。其勢必不能安其居也。今地旣開闢。夏秋有收。不愁無食。鼓動其懷歸之心。將受塵爲氓之恐。後各該有司。寬慰而安插之。量撥地土。處給牛種。不得責其逋負。量寬二三年。俟其志定業熟。然後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貲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

其餘未盡事宜。悉聽其酌量區畫。或有窒碍難行事。干題奏者。議擬停當。徑自請旨施行。旣無掣肘之虞。民心莫不歸向。而展布無難矣。臣芹曝微忱。冒昧瀆聞。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見諸施行。庶幾開無窮之利於根本之地。消意外之虞於未萌之先。皇上厚生育物至仁。誕敷於窮簷曠土。鼓動四方。務本力田之風。實化導民生之一機也。臣不任戰慄祈懇之至。

皇明經濟文輯卷四終

